

江山无限风光无限好
少了美人一亦若荒凉大漠

花季
梦想
蝶

第一辑

刘芝姣

吉林摄影出版社

020

唐薇主编

魔法女巫系列之二

江山美人

花梦蝶

第二輯

020

江山美人

刘芝奴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046 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丽

版式设计: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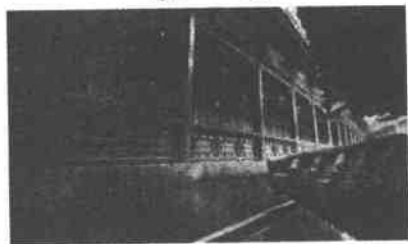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祁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传说
少女的糖罐子里
装盛着无数甜蜜青春心事
于是
在你偷闯进心中的那一天
投下了第一颗纸星星
在我的糖罐里
一颗星是一个甜蜜
在飞扬的日子里颗颗攒聚
如今——
已为你盈盈盛满



内文简介

秦始皇！无以复加的专制大暴君，
她只不过是因“罐”才误闯他房间的，
他竟将她软禁在这全是男人的宅院里，
不仅对每个接受她的男人射出杀人目光，
还假好心将她曼妙傲人的身躯藏在被窝里，
害她在凛冽寒冬里——中暑，
没事又只会冷落她，自己找皇上“救命”去，
哼！凭她的法力无边，
非把他从皇上身边拉回不可……

这偷闯进来的女“奸细”也太张狂了吧！
先是拿他的公文练习书法写“准”字，
关入地牢还不安分，竟来个离奇逃狱，
还好他锦衣卫统领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囚禁她，可苦了府里的老老小小，
老管家气闷肚子、小婢女愁煞脑筋，
为了拯救苍生及他那颗陷入情网的心，
他立誓——抱得美人归为此生之志……

第一章

“毅轩，弟兄们都聚齐了。”

“嗯。”严谨却带些微慵懒地应了声，皇甫毅轩犀利有神的视线没有半丝放松地审视着周遭的环境。一如在他手背上挺立傲视着四周的那只猛鹰黑老大。

“毅轩？”戚胜刚又上前一步问。

轻吁了声，皇甫毅轩回头望了身后一眼，简洁有力地下了道回京的命令：

“今几个大伙儿也累了，你们先回去吧。”

没有一丝混乱嘈杂的声音，这支皇甫毅轩麾下的锦衣卫中最精良的队伍在一刻钟之内，数十人皆训练有素地全消失无踪。

刹那间，整座崖坡边只留下皇甫毅轩及他最要好的朋友戚胜刚。

而此刻戚胜刚正不言不语警戒地站在皇甫毅轩的左侧后方两步远处，一双这会儿已几与皇甫毅轩相同的冷冽凌厉眼眸定定地落在皇甫毅轩脸上。

“又怎么啦？这一、两天净见你在嘘长叹短的，

是大熊出了什么事吗。”戚胜刚关切地问。

“谁知道那家伙在搞什么鬼，那么久了，也没再捎个什么消息过来，真是让人想不透他究竟是碰上了什么鬼事情。”皇甫毅轩怒声说着，但脸上担忧的神色却是怎么也掩不住。

“要不要我走一趟？”戚胜刚好心地提供着帮助。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抽得开身吗？”皇甫毅轩睨了他一眼。

“这倒也是，可是大熊那儿……”

又是轻叹一声，皇甫毅轩身形稍动没再吭气，他的眉头自这次任务一开始就已经是浓眉深锁得令人望之生畏。

并非此行的行动有误或是失败，只因那代他回江苏一趟交付文册给当地知府的熊靖之在捎来一封短柬后就音讯全无，而那短柬上只有寥寥数语……

任务达成，静闻喜讯。

让他自接到熊靖之传回来的讯息后，心里便一再地盘旋着一个挥不去的问号。

喜讯？大熊会打哪儿来个那么莫名其妙的喜讯？若真是喜讯，为何又没个下文？

蓦地刮起的一阵狂风袭近身侧，逼使得皇甫毅轩胯下所骑的全身黑毛纯净光滑的爱马“狂神”不禁地移了一小步，皇甫毅轩被那风袭上面颊，使

他猛地一个回神，回首望着唯一留在他身旁的人。

戚胜刚还是表情纳闷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盯着他瞧。

“胜刚，我们回去吧。”

“你总算是想回去了。”嘲弄地看了他一眼，戚胜刚打趣地说，“怎么，决定不再继续当个山崖边的大柱子了？”

“大柱子？！听你话中的意思，似乎有那么一点埋怨……”

皇甫毅轩的话还在空中回荡，就见停栖在他手背上的猛鹰黑老大突然间猛地往上一拔扬，展开足足有数尺宽的宏伟翅膀，长啸一声，高飞盘旋在悬崖边上方，须臾后，便俯首疾冲下崖谷。

眉头倏然松紧数回，皇甫毅轩只一个眼神，示意原先已心急地预备策马接近崖边的戚胜刚按兵不动。

“应是黑老大瞧见了些什么，无碍。”皇甫毅轩淡淡地说着。

果然，不出几分钟，先是听见碧朗晴空中传来尖锐破空的一声长啸，接着就出现了那只大鹰黑老大的身影。

它双爪下稳稳地夹了个物品，硕大的身影直直地飞回停驻在皇甫毅轩往半空一伸的有力腕上。

皇甫毅轩眼明手快的单手将它冲下崖所带回来的物品给接个正着。

是个红颜衬底以亮眼黄彩绘制数条龙纹图形的壶！

纳闷地看了眼竟然也偏着头，仿佛在瞧着他下一步行动的那双犀利鹰眼，皇甫毅轩眼中精光一闪，手一扬，将手中的壶又给扔了出去。

又是一声长啸，黑老大迅速地又冲飞出去，在半空中就将那被皇甫毅轩所掷扔出去呈抛物线掉落的龙壶给攫住，再一次将那壶给带回皇甫毅轩的眼前，在翅膀收伏整齐时，它又蓦地朝皇甫毅轩低啸一声。

似乎是在数落着他的没眼光。

略带无奈地侧转过身，皇甫毅轩想将那壶顺手交给身旁的戚胜刚，但戚胜刚的手才刚迎了上来，黑老大朝着他就是几声尖锐刺耳的低啸，仿佛不准他接过皇甫毅轩手中的壶似的。

不管它听不听得懂，戚胜刚只一怔，就略带取笑地说：“看来黑老大是执意要你亲自保管这壶。”

轻笑一声，皇甫毅轩双眼微眯地凝视着那壶，心中的不解浮了起来。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壶，虽然壶上龙形绘得是挺不错的，但是……”他的眼光又不由得看向那双

鹰眼。

那大鹰的利眼似乎是带着固执的要他留着那壶。

手肘一弯，将鹰移放在自己肩头，皇甫毅轩两手捧着那壶，眼神专注的射向那壶面，冷不防的有一抹心颤袭过胸口。

“毅轩?!”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戚胜刚忽然开口唤了他一声，粗犷却相貌不俗的脸上有着奇怪不解的疑惑。

没有回首望着他，皇甫毅轩只是径自盯着那壶，但口气平缓的说：

“胜刚，今几个累了你了，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就到。”

虽然脸上有着不解，但戚胜刚仍是点了头，“好吧，我先走了，你自己要小心些。”微一拉马，他便往先前同伴们消失的方向骑去。

只留皇甫毅轩与孤骑独立在那崖侧。

而此刻，见主人没有去触碰那壶的黑老大忽然地又扬啸了一声，在他的肩上移动了下。

心中一动，皇甫毅轩伸手轻轻地掀开那龙形壶顶的盖子，只闻一缕淡淡的幽香隐约混着空旷青天的气息竟扑鼻而至，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将壶拿到眼前，自壶里溢出了几滴水，而满壶里都是清彻透明、冰凉诱人的清水，引起了心中阵阵的渴

意。

不加思索的，皇甫毅轩以唇就壶，大大地饮了一口水。

入口的除了那水的清凉味外，似乎又多了些什么，有点甜、有点香，还有点咸咸的味道。

奇怪的再看了眼壶里，顺手将壶绑在狂神的马鞍边，嘴里轻轻吆喝一声，脚下微一使力踢了下狂神，皇甫毅轩奔向了回家的路。



将狂神与黑老大交与下人照顾后，皇甫毅轩提着龙形壶直接穿过廊际的绿坪，走进书房。

顺手将壶搁在那张吓死人大大的书桌上，他将身上的佩剑解了下来，望见下人还没有将柜子上的檀香木烧燃，他便捻燃了油灯灯蕊将盘中的檀香木烧燃，不消半刻，缕缕由淡渐浓的檀香逐渐充斥了整座书房。

回过身见到桌上那个方才带回来的壶，皇甫毅轩想了想，便将它也给拿到柜子上，就近搁在檀香木盘的旁边。

皇甫毅轩走到椅子前还没有坐下，一个莽撞的身影就突然闯了进来。

来人一见到书桌站立的皇甫毅轩，两眼顿时瞪得死大，怪异的努了努鼻子，诧然闻到那袭来

的檀香味，再见到那已经被点燃的一盘檀香，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脚一软，身子就朝着已坐在桌后的皇甫毅轩跪了下来。

“大人，小的不知道您今儿个那么早就回来了，所以……”祥仁一脸惊恐地说，他快被他自己这个一时疏忽给吓呆了。

没有人会料到一向晚归的皇甫毅轩这天怎么会那么反常的早早就回府来了，害他都来不及将那每日一定得点燃的檀香木给先烧起来，瞧这室内的香味，铁定是皇甫大人亲自动手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只略为抬眼望了那惶恐不已的祥仁，皇甫毅轩淡淡地说：“祥仁，没关系，如果没别的事，你可以下去了。”说完，他面无表情的继续将桌上的纸册摊开。

祥仁想动，但又不是很确定的再望着那已经没将注意力投向他的皇甫毅轩，期期艾艾地说：

“大人，我……”

“嗯？”

板着一张微透着戾气的脸，皇甫毅轩静静地盯视着他，心中没有半丝的不耐烦，但是看在宅子里一向敬畏透了主人的祥仁眼里，就好像他正行走在危险的钢丝上般的令人胆战心寒。

望着主人投向他的静默眼神，祥仁心里一个

颤抖，连话音都显现出抖音来了，“我……大人，小的今儿个还没有将您的桌面给擦拭过，小的……”他有些结巴地说。

“哦，明天再擦吧。”随口应了声，皇甫毅轩便又不再理会祥仁。

其实，府中的所有下人没有人曾见过皇甫毅轩大声对谁吼骂过，虽然他总是面无表情，但也很少见他真的责难过哪个下人，而且他根本不用提高嗓门，连开个口骂几声都不用，只要他将双眉一挑，那对眼眸中的冷意就会令所有的人为之丧胆不已。

松了口气，祥仁悄悄拭去自己额头冒出来的冷汗，轻轻地应了声，他尽量轻着声音走了出去，将门给轻声掩上。

天色渐渐地自亮转向了沉暗……

专注地处理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册，当祥仁又站在书房门外轻敲着门时，皇甫毅轩才将有些酸累的眼睛抬了起来，微皱着眉，他定定地看着轻手轻脚将门稍微推了开些，正站门外的祥仁。

“大人，开饭了。”祥仁在门外提高了些嗓子说。

皇甫毅轩惊讶的眼眸这才注意到天色不知何时已经全暗了下来，而他因为书侧的油灯以致还浑然不觉呢。

点点头，他示意祥仁退下，将手中处理完毕的文册给放回桌面的一角，站起了身，正要走出门时，他发现到一个异样。

若非他眼花了，方才那龙形壶可真是晃了一晃？

静无人声的书房内，缕缕的檀香缭绕盈满室，日出了又落，深深的夜里，月娘也被那炽烈的朝阳请去休息了。

又是一个充满檀香的夜，日子又消逝了无数个时辰……



谨慎地伸出手来动了动，巫束敏的脑神经蓦地抖了一下。

真的有活动空间了耶！她再贪心的将手自头顶探了出去，然后尽其所能的挥动着……

老天爷！顾不了什么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念头，她猛地一个使劲，整个身子像缕轻烟似的就自那壶口逸了出来，然后慢慢的……滚到了这个空间庞大的书房一角，直至跌撞在墙壁上才止住了滚势。

她无力的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该死的！”眉紧蹙，巫束敏生气地骂了句，一双发着火的漂亮眼眸瞪着她那不听使唤的四肢。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被人自那浪波飘荡得她头都快晕死了的溪流里给捡了回来，又那么好死不死的给搁在檀香盘的旁边，让那檀香给薰了三个夜晚，薰得她都头晕脑胀的茫茫然不知所以，就这么阴错阳差的给解了马玉蒂下在她身上的咒语，但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的手脚竟然闹罢工？！

“老天爷，你整我整得还不够吗？现在还想废了我的手脚？！”

巫束敏的一双手脚还有整个身体因为被困在壶里太久了，都已经麻掉了。

长长的叹一口气，她认命的努力活动着身体各处的筋骨，身子仍紧倚在墙边，专心贯注的让她的血液能重新畅流无阻。

在明灭不定的油灯燃照中，她的脸色自白渐渐开始红润了起来，笑意也慢慢自唇角蔓延到脸颊。

眼里含着晶莹剔透的泪水，她悸动不已的紧盯着自己的一双修长圆滑的手，不住地伸伸合合又这边捏捏那么扯扯的，然后猛地站起身，在一阵袭脑的晕眩中，她将双眼紧紧的闭上，待那阵金星自头顶淡散后，她才欣喜若狂的又睁开了眼，心中第一个想法就是……

爹爹他们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巫束敏这又注意到她所

处的环境。

哇——特大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是较平常人家的大一号，从椅子到书柜，连门都比一般人家的大门还要大上一些。

瞧瞧，那油灯的体型都比她以往所见的还要肥壮！

油灯正燃着！看这样子，刚刚有人在这里待过。

纳闷的脑子想着，她不由自主的凑到桌边仔细的研究着那盏提供她光明的油灯，然后视线投射在桌上有份被摊开的文册。

上头勾勾弯弯的写了好多她不怎么瞧得懂的蚯蚓字体，好不容易她才瞧清楚了其中几个字。

“真恨爹爹在教我念书时不专心，现在连几个蚯蚓字都认不了几个！”她低责着自己，但还是很用心的去研究着那文册上的字。

“……请指挥准许……”

“对，八成就是这几个字。”她晃头晃脑的自言自语，在见到放在书桌上的笔砚时，忍不住的一时手痒，她将搁在桌上的毛笔拿起，心中一阵激动。

瞧，她真的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连举支笔都是那么的轻松自在。

心头一个松意，巫束敏不觉意气风发地将笔

尖给放进砚里，沾浸了满满的墨汁，骄傲且迅速的在那书状上头提了个字，

“准”!!

一个斗大丑不拉几的字给呈现在那书状上，巫束敏不由得更为高兴。

“字不漂亮又有什么关系，像爹爹说的，只要看得懂就好了，我又不是要去考状元。”看着实在是不怎么赏心悦目的字迹，她很心安的自脑海中提出父亲巫士常安慰她的话来勉励自己。

手一翻，拿起了另一个盖闾着的书状将它掀了开来，瞧也不瞧的又在上头写了个比先前写的那个更大的一个“准”字，然后喜悦莫名的掀开第三份、第四份、第五……

当皇甫毅轩边对他身旁的戚胜刚说着他的决定，边气势万钧的推开书房的门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让他恼火的画面。

一个穿着红罗长裙，面貌姣好且清雅动人的柔媚女子正杵在书桌畔，脸上已经沾染上东一块、西一点的黑色墨汁，手中挥洒着他最钟爱的狼毫毛笔，不时地停了下来在桌上被摊开的纸上写个字，唇际还随着笔顿、笔行而发出阵阵的娇笑。

而她脸上的表情是……娇憨喜悦且万分得意。